



背景

www.wansongpu.cn

1

BACK— GROUND

张炜 主编

现代社会中的书院
对大地的忠诚
古典音乐的N种解说
慧眼看天下
幽默是什么
江南园林忧思录
闲话「三教九流」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
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論語



BACK—
GROUN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背景. (一) / 张炜主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387-2014-6

I. 背... II. 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8045 号

背 景 (一)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5638648 发行科: 5677782
E-mail	benatg@mail.jl.cn
印 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11.125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www.wansongpu.com

1

BACK— GROUND

张炜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万松浦书院网址：www.wansongpu.com

投稿邮箱：background_mag@yahoo.com.cn

主 编：张 炜

副主编：李春阳 张洪波

编辑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世宁 王东超 王海东 田恩华 李春阳

陈 永 张 炜 张洪波 张洪浩 赵剑平

目 录

对大地的忠诚	老 喆	五
现代社会中的书院	汤一介	一三
筑万松浦记	张 炜	一六
韩愈与宋初三先生 ——书院历史上的大师和学派〔一〕	李春阳	二九
古典音乐的 N 种解读	曹利群	三七
艺术与镜子	陈池瑜	四八
心学的长与短	韩少功	五八
《塞纳河畔》译后记	蓝英年	六一
慧眼看天下 ——导引篇	江 怡	七一
卓吾之死	寒 溪	七七
他们的意义 ——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谈起	曹文轩	八〇
科学是把双刃剑	赵长天	八七
裸体的背景	梁东方	九〇
失望的失落	王得后	九二

送走王冕	陈四益文+黄永厚画	—〇〇
茅哥	林冠夫文+韩羽画	—〇五
幽默是什么?	方成文+方成画	——
江南园林忧思录	王春瑜文 叶春阳图	—二〇
闲话“三教九流”	王学泰	—二三
朱自清先生醉说英语	叶兆言	—三三
木匠与画匠	迟子建	—四〇
看杀人和离家心情：沈从文与鲁迅对照	张新颖	—四三
电视网络说不得	阿金	—五〇
说“思无邪”	南山	—五四
对一首小诗的评论	滴雨斋	—六一
走近万松浦	燕冲	—六四
万松浦书院网站精选文本		—七〇
书院大事记		—七四

对大地的忠诚

●
老
詰

大地一词，指广阔的地面。囊括无外，谓之大也。大至无所不包，故称无外。《艺文类聚·寒陵山寺碑序》有：“虽复高天销于猛碳，大地沦于积水，固以传之不朽，终亦记此无忘。”《红楼梦》有：“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大地”一词曾反复出现于当代诗人的诗篇，“生存无须洞察／大地自己呈现／用幸福也用痛苦／来重建家乡的屋顶”；“什么季节，你最惆怅／放下了忙乱的箩筐／大地茫茫，河水流淌／是什么人掌灯，把你照亮”；“土地表层，那温暖的信风和血滋生的种种欲望／如今全要化为尸首和肥料 金角吹响／如今只有他 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把春天和夏天的血痕从嘴唇上抹掉／大地似乎苦难而丰盛”；“黑夜降临，火回到一万年前的火／来自秘密传递的火 他又是在白白地燃烧／火回到火 黑夜回到黑夜 永恒回到永恒／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天空”；“荒凉的大地承受着更加荒凉的天空”；“灵魂啊，不要躲开大地／不要躲开这大地的尘土／大地的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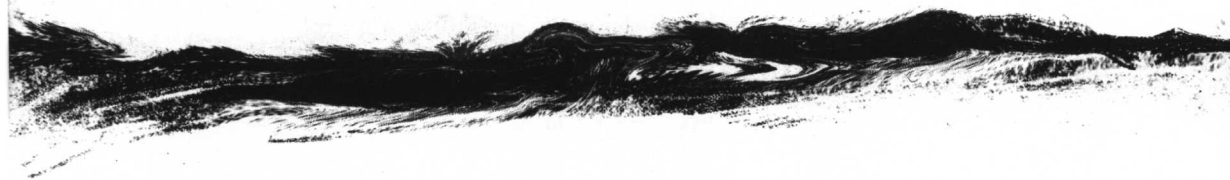
息大地的生命／灵魂啊，不要躲开你自己／不要躲开已降到大地的你自己”。（海子）

尽管在民间诸神中，土地是最不起眼的的一个，但在五行观念中，土所对应的方位居中。《尚书·洪范正义》曰：“万物成形，以微著为渐。五行先后，亦以微著为次。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也。”在先民看来，厚德载物的大地是万物之母，一切生命的物质背景。在神话传说中，抔土造人的女娲，是比炎黄二帝更早

的始祖，在民间传说中，后土圣母也有同样的地位；尽管迷雾重重，透过阴阳五行观念，透过神话碎片，我还是能够确认在上古时代的中国，存在一种对于大地女神——娲皇后土的崇拜，它比后起的“天尊地卑”观念要早得多，而且更为本源。汉字的“人”，从甲骨文、早期金文和篆书的象形来看，像一个俯首朝向地面的人形，我毫不犹豫地将其理解为对大地的忠诚。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郭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这是大地在古老神话中的呈现，它的传奇性和神秘性包涵在先民的祭拜当中。

自然地理学告诉我们，含有足够的有机物能供植物生长的岩石碎屑叫做土壤，土壤是陆地疏松的表层，是动物、植物和人类共同的生存基地。土壤的形成，跟动物、植物、微生物的活动和介入是分不开的，同时跟气候也有密切的关系。气候的作用是改变土壤中水分和热量的输入情况。这种热能与水引引起了岩石的崩解和化学变化，从而产生土壤母质。很多植物的养分就来自矿物质。植物利用矿物质养分形成复杂的有机分子。当植物组织死亡后，



这些养分被释放出来并再进入土壤，在土壤中它们被活着的植物再利用。植物所引起的养分循环的概念是了解土壤圈构成和发展的关键词。土壤能涵养水分和养分，净化进入其中的有毒物质；而且能够通过养分循环保持自身的平衡。我们活着，离不开粮食，播种、耕耘和收获，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人日常的劳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我们不应只见田亩，不见大地，只见六 功利实用，不见大地的恩情。

尽管技术和工业化使人口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时至今日，大地上的大多数居民还是住在土壤供应他们食物的地方。在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他们的命运取决于这片土壤能够提供充足的食物与否。“丰收之后荒凉的大地／人们取走了一年的收成／取走了粮食骑走了马／留在地里的人 埋得很深／草叉闪闪发亮，稻草堆在火上／稻谷堆在黑暗的谷仓”；人们就这样世世代代地活过。《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对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在古人的写作中，大地被称为“大块”。《庄子·齐物论》有“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庄子·大宗师》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成玄英疏：“大块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称也。”俞樾在《诸子平议》中有不同的解释，“大块者地也，盖即中庸所谓一撮土之多者，积而至于广大，则成地矣。故以地为大块也”。“大块”不仅是整部《庄子》的核心词汇之一，而且在后人眼中成了庄子的代表。“迈矣庄周，天纵特放。大块授其生，自然资其量。”（《晋书·嵇含传》）这个表示体积的“块”字，我觉得十分传神，《荀子》曾说“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就是这个“块”。

在庄子之后，“大块”一词见于诗人的作品中。李白的《日出行》有“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有“况阳春召我以烟



景，大块假我以文章。”等名句。苏轼《和王抚军座送客》有“相从大块中，几合几分违”。《李宪仲哀词》有“有生寓大块”等。见于其他诗人的，比如“焕大块之流形，混万尽于一科”；“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放荡”等等。

忠和诚，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非常熟悉的感情，也是具有很高伦理意义的传统价值源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第一》）秦汉定鼎之后，忠和君相系，尽己为忠，反身则诚。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

忠诚合用，古已有之。《荀子·尧问》曰：“忠诚盛于内，纷于外，形于四海。”屈原《九章·惜诵》有云，“竭忠诚而事君兮，反离群而赘疣。”

程颢说其学虽有所受，但“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我想用“对大地的忠诚”来概括人的成人之路，不是国家、民族、文化，也不是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和思想，更不是知识分子立场之类，而是大地本身。当然，是否选择对大地忠诚，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对我而言，它是生命值得延续下去的基本价值。

旅行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生活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劳动生产率和舒适度、物质生活指标等是可以通约的，但幸福观和价值感以及对生存意义的体认却无法通约。不通约并不等于不同的文化之间无法相互理解。文化的发展、创新的契机正在这里。

我们总是通过身边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图式来认识世界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打上地方的烙印，我们出生、成长的地方，是我们了解世界的起点和基础。因此文学像地理学一样，是真正关于地方的描述。但透过这地方性的知识和细节，大地涌现。



在一千五百年之前的世界，就全球范围来说，各个不同文明之间是互相隔绝的。由于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交通工具的改进，电子通讯的普及，全球化空间成为一种现实，它对地区的侵蚀表现为地区的趋同性，快餐连锁店的全球性分布是这一进程的一个醒目的指标。“现代环境和现代经验打破了地理、种族、阶级、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所有的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现代性团结了全人类。但是，它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一个对立的统一，它把我们抛进了一个大漩涡中，这个漩涡里充满着不断的分裂和更新，抗争和矛盾，歧义和痛苦。”（伯曼）

在旋涡中，有一样东西，是一定要保持不变的，那就是个人对大地的忠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闻一多在陈子昂的情绪里，读出的是“宇宙意识”，而我读出的恰恰是“对大地的忠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能够被张横渠《西铭》中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情怀所打动；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能真正理解屈原，屈原的作品和屈原的死。文化是精神背景，大地是物质背景，文化是父，大地是母，弑父是可能的，但弑父者也并不仅仅是背弃者。流离失所，没有房屋，背井离乡，甚至远离祖国和亲人，大地却时时浮现在心头，永远在那里，在脚下。大自然不变的东西是什么？时间和空间的重复性，四季的更替，晨昏寒暑的循环，太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盈亏，星空的高悬，但这一切，均以大地的存在为背景，大地上的一切苦难，饥荒、战争、瘟疫都不能把人类摧毁，人总是重新站起来，再次表达对大地的忠诚。在这方面，文学和诗是最直接的，它通过对地方性传说、历史、文化、民俗、景观的执守，通过对方言和民间故事的传播，通过虚构的叙事作品，颂扬大地的力量。

文化由明确的和含糊的行为模式组成。这些行为模式通过符号来获取并



传递。文化就是人类不同群体取得的独特的成就，其本质核心由传统思想及其附着的涵义组成：一方面，可将文化体系看成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可将它们看成进一步活动的条件因素。虽然我们可以说出用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样的话，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或者说“跨语际书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十来年前，有论者所使用的“拯救大地”、“大地的守夜人”等海德格尔概念，其在汉语语境中所“开拓”出的“空间”，彼大地非此大地也，这里所说的个人对大地的忠诚，来源于我们的传统与我们当代诗人的作品，来自于透过这些个人化的作品所呈现的一种共同

的情感态度或者说核心价值取向，来自于我们对上述作品的个人化阅读，理解为一种信念也未尝不可。在我看来，写作者不是国家、民族、权力的忠诚者，不是上帝的忠诚者，他是生活、世界和大地的忠诚者。

人类学视野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一种必要的见识，但文学写作不是智性活动，至少不仅是。民族立场，或者说个人立场中的民族性核心，就显得至关重要。人从出生之日起就以感情的态度对待世界，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个人的情感态度或模式被民族文化塑造了几千年，个人在选择的时候，并不是自由的。中国文化了解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慈悲”。对于“拯救”“原罪”等西方概念，我们会觉得陌生，在词语接触的过程显现了话语的暧昧甚至是适当的混乱。

佛教中说的六根口耳鼻舌身意，是个人感觉世界体味生活的基本途径，当然也是烦恼滋生的温床，觉悟者发愿清静和根除它们的地方，正是文学写作要着力描写的。在世界的共相与殊相中，文学无疑更偏爱后者。以隐喻的方式展现永恒，大地、生活、世界，三者所说的是同一件事，大地，言其空间上的延展、铺陈，作为生命的物质背景，是包括荒野、沙漠、戈壁在内的

地球陆地表面，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她承载一切，包容一切，气候作用于她，对于热量、水分的接纳吸收分配，土壤的生成，平衡的保持，能量的循环。你为什么割不断对世界的爱恋，因为有那么多母亲、爱人和钟声。以梦为马，浪漫的骑士，你的旅行从未停止，一代又一代人出发。儿童骑着一根树枝，却分明把它想象成一匹真正的骏马。哲学可能终结，进入所谓后哲学文化，但文学不会终结，对语言的文学式使用，是日常生活延续所必须的。科学的祛魅，是文化的总体趋势，但个人的复魅努力，一刻也不曾停止。未被诗人歌唱过的大地，才是真正荒芜的。大地永远不会从汉语中退隐，神秘体验

或者说超验经历不会萎缩，能够写作，能够感受到意义、价值和美，能够确信大地的没有边界，它永远在延伸，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顽石不会被穷尽。中国的道德境界也从未离开过美。艺术化人生，是何以可能的？它不仅是风花雪月，附庸风雅，它的根扎得那么深，令人惊讶的在于，它竟然是可能的。孔颜乐处，“风乎舞雩，咏而归！”庄子不言的“大美”。大地并不限于大地之景观，历史和苦难在大地上的积累已经内化为大地的沧海桑田。

咏物寄托，言志抒情。谪迁、外放，从中心到边缘，提醒文人墨客大地的存在。忧国忧民，伤春悲秋，离愁别恨，无不在对大地的衷心情感之中找到缓释。只有向大地倾诉的时候，才能成为文学。不平之鸣，呼天抢地，栏杆拍遍。无言的大地是永恒的倾听者，你能够对她倾诉一切。

伟大的王与后永远在传说当中，也只能在传说当中。道统的统绪更像一个神话传说。内圣外王本身就是神话。孔子已经知其不可而为之了，世界大同的实现何其渺茫。天国在人间的实现，永远是一个梦想。《采薇歌》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伯夷、叔齐遂饿死于首阳山。这对“义人”



对周代商的批判和谴责是如此严厉，之后的圣人统绪还有什么意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末世争利，唯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但汉代以降，人们只好抹杀他们的存在。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说，“伯夷列传所载俱非也。”钱钟书说：“此篇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大半，反议论之宾，为传记之主。马迁牢骚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大地的忠诚者，已经久绝人世！

对《中庸》这样的儒家经典，我们来试着支持个人化的阅读——它宛如一首对大地的赞美诗，元初意义上的“忠诚颂”：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

我想说，个人喜欢简单事物的能力没有也永远不会被文化摧毁。

“西望长安，我们一起活过了这么长的年头，有时真想问一声：亲人啊，你们是怎么过来的，甚至甘愿陪着你们一起陷入深深的沉默。……为你们的生存作证，是他的义务，是诗的良心。时光与日子各各不同，而诗则提供一个



瞬间，让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同时代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海子）

《毛诗正义》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朱东润《诗心论发凡》曰，“今果就《诗》三百五篇之遗迹求之，其指多端，所谓依违讽谏者，特其小小者耳。而作诗者光昭之志，无惧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者，亦非‘颜色温润’、‘情性和柔’二语所能尽。”

我能否用“对大地的忠诚”来取代“温柔敦厚”？◆

现代社会中的书院

● 汤一介



○万松浦书院的建筑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与山东能源建筑设计院设计

在我国历史上，书院曾经起过很大作用，它传承着文化，培育着人才，引领着社会风气，推动着不同学术流派的形成，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并发展这些功能，似乎应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和北京大学的同人并联合海内外一批学者在一九八四年也办起过一所书院：中国文化书院。为什么当时我们要办这所书院？说实话，我们并没有很认真地考虑“现代社会中的书院”应如何办的问题。我们当时考虑的是：如何使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我们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化的口号提出了半个多世纪，而现代化的进程却一次又一次被打断，这是什么原因？看来，有一个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现代化不只限于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应该有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我国新旧传统的历史反思等等。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提出现代化说明我们仍然处在“非现代化”的历史时期。那么，首先就有一个“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这个问题不能不和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基于这样一指导思想，我们在八十年代曾办过各种各样的“讲习班”，以提起人们在由传统走向现代中对“文化问题”的重视。但不幸的是，我们的事业被打断了。现在中国文化书院虽仍然存在，但应该如

何办?我们一直没有认真的讨论过。对办书院,我个人虽有些想法,但因年老多病,也只能想想而已。张伟同志在山东这一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办起了“万松浦书院”,这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在阅读了《万松浦通讯》第一、二期之后,张伟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对如何办好“书院”已经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我再说什么,也许是“多余的话”了。但既然我办过“书院”,也考虑过“现代社会中的书院”应如何办,也就提出我的一些想法。

办书院应有社会责任的承担,而我们当前的社会问题太多了。怎么解决?我想,书院只能起一点示范作用,应有忧患意识。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知错而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孔子的忧虑,也是我们的忧虑。这就是说,书院应该是提倡道德修养、研讨学术思想,主持公正道义,知错即改的地方。看起来做到这几点好像不难,但真正做到是很难的。今天我们的社会不正是由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知错而不能改”而陷入一片混乱吗?要改变这一现状,谈何容易。书院如何承担起这一社会责任?我认为,要读圣贤书。因为只有通过认真读圣贤书,我们才会有文化上的自觉。对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特别是对有较长历史传统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它的文化传统是已成的事实,是无法割断的,因为其文化传统已深入到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千百万人民心中,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支柱。我们回到“传统”,以“传统”为起点,并从“传统”中找寻力量、找寻支点,来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一个书院、一个学术文化团体,只能从自己做起、树立榜样,以逐渐扩大影响。

现代社会中的书院必须面对世界,这点和我国历史上的书院不同。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和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相关。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书院不仅要承担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责任,而且也有关注人类社会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全球的视野。这是因为,在当前全球化的形态下,世界已经连成一片,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将不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和互相吸收中发展。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来看自身文化,也许会更全面地认识自身文化。这种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文化的跨文化

研究逐渐为广大中外学者所接受。如果我们的书院能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来考虑自身的发展,那它就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一直有个看法,虽然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吸取西方文化,但很多情况下都是在赶时髦,很少对西方文化经典(同时也很少对印度文化经典、伊斯兰文化经典)作认真的研究。反观我国历史,从公元一世纪至十世纪,我国曾对印度佛教文化作过认真的研究和吸收,这样才有宋明理学。因此,我想也许我们的书院在认真阅读和深入研究自身民族文化经典的同时,也应认真阅读和深入研究其他民族文化的经典。这就是说,我们的书院要传承我们民族文化的命脉,必须是在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条件下,才真正能做到“为往圣继绝学”。

现在,我们的书院,既要传承其历史文化传统,又要面对当前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因此得有新眼光和新办法来办好书院。现在万松浦书院的各位同仁在“现代书院与当代文化”研讨会中已经提出许多办好书院的想法。我特别注意到他们用的是“现代书院”,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传承”而且要“创造”;而且他们把“现代书院”与“当代文化”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万松浦书院所要承担的是“当代文化”。而“当代文化”也许是要在“反本开新”中来实现。《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必须在“传承”中“创造”,也可以说必须在“创造”中“传承”。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祝万松浦书院能成为一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吸取各种先进文化、创造当代学术文化的现代书院。❖

(摄影:田恩华)



◎万松浦书院的雕塑《凝望》

作者燕冲